

杨  
绛  
小  
说

# 杨绛 小说集



南海出版公司

璐璐，不用愁！

ROMANESQUE

小 阳 春


“ 大 笑 话 ”

“ 巨 人 ”

见不到阳光的女人

事 业

洗 澡



---

杨绛  
小说集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杨绛小说集/杨绛著. -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1.6

ISBN 7-5442-1906-2

I. 杨… II. 杨… III. 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1517 号

**YANGJIANG XIAOSHUO JI**

**杨 绛 小 说 集**

---

**作 者** 杨 绛

**责任编辑** 袁杰伟 杨 雯

**封面设计** 合和工作室

**出版发行**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5350227

**社 址**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**经 销** 新华书店

**印 刷**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

**开 本**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**印 张** 12.25

**字 数** 315 千字

**版 次**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**书 号** ISBN 7-5442-1906-2/1·363

**定 价** 23.00 元

---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杨绛 著

南海出版公司 鲁齐人 选编



# 目 录

## 短篇小说

璐璐，不用愁！ .....	( 3 )
ROMANESQUE .....	(12)
小阳春 .....	(33)
“大笑话” .....	(52)
“玉人” .....	(96)
见不到阳光的女人 .....	(121)
事 业 .....	(147)

## 长篇小说

洗 澡 .....	(183)
前 言 .....	(185)
第一部 采葑采菲 .....	(186)
第二部 如匪浣衣 .....	(249)
第三部 沧浪之水清兮 .....	(342)
尾 声 .....	(394)

## 短篇小说

璐璐，不用愁！

ROMANESQUE

小阳春

“大笑话”

“玉人”

见不到阳光的女人

事业

女作家杨绛共创作短篇小说七篇。其中处女作《璐璐，不用愁!》写于1934年秋，次年发表于《大公报·文艺》。《ROMANESQUE》和《小阳春》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曾收入小说散文集《杂忆与杂写》（花城出版社1992年）。《“大笑话”》《“玉人”》《见不到阳光的女人》《事业》写于1977-1980年间，此四篇与《璐璐，不用愁!》一起，曾辑为短篇小说集《倒影集》，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## 璐璐，不用愁！<sup>①</sup>

天漆黑，风越刮越大，宿舍都有点震动。璐璐坐在灯下发愁，咬着一股打卷儿的鬓发，反复思忖，不知怎么好。随手扯了四方小纸，把心事写上，揉成团儿，两手捧着摇，心里默默祷告：四个纸团，包含两个问题；如神明——不管是洋教的上帝或土教的菩萨——有灵，该一个问题拈着一个解答。璐璐把纸团撒在桌上，恭恭敬敬，拈了两个。打开看，第一个是“答应汤宓”。璐璐嘴角往上一掀，漾出一丝微笑。再打开第二个，却是“不答应汤宓”。神明也决定不定？还是没明白璐璐的意思？璐璐咬着嘴唇，再把纸团摇乱，重新默默祝告一遍，再拈两个。这回是“汤宓明天来”，“汤宓明天不来”。璐璐可不耐烦了，一顿把纸团扯碎，伏在桌上赌气。听听风，那么大，天更冷了，汤宓明天还冒着风出城来看她？昨天电话里，不该那样决绝。

忽然门上重重敲了两下，把璐璐吓了一跳。伺候女学生的林妈莽撞地推门进来说：

“张小姐，王先生找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这是我一九三四年秋第一次试作的短篇小说。当时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肄业，选修了中文系朱自清先生的“散文习作”。一九三五年夏，我把这个短篇（原题为《璐璐，不用愁！》）作为“习作”缴卷。承朱先生鼓励后学，为我投入《大公报文艺副刊》发表，后由林徽因先生选入《大公报丛刊小说选》（题目改为《路路》，署的是我学名）。那时我在国外，萧乾同志寄了书来，我才知道。一九四九年我回清华任教，朱先生已去世；我首次遇见林徽因先生，还承她提及这篇东西。现在我稍加文字上的修改收入《倒影集》，聊以表达我对老师和前辈的感谢和怀念。



可是璐璐早洗过脸了，涂了满面润肤油，眉都抹掉了；况且心上也不耐烦。

林妈赔笑说：“张小姐，请您下去吧，王先生一脸都是血呢。”

璐璐听说了吃一大惊，赶忙擦脸画眉，慌慌张张走到楼梯边，才发现自己还穿着拖鞋，又急忙回屋里换鞋。

小王摔跤了。天黑、风大，郊外道路不平，洋车翻身，小王磕掉了两个门牙，颊上磕破三处，满脸泥和血，嘴唇又紫又肿。璐璐慌了手脚没办法。还是小王自己勉强打电话找了留校当助教的老朋友来，送他上校医院。璐璐陪去乱了好一阵，闷闷回宿舍。

小王在离北京不远的地区工作，只为急切赶来看璐璐，摔了那么一大跤。他那位朋友看着他点头叹气。璐璐怎么不觉得，这分明是可怜小王受了她玩弄。璐璐本来也可怜小王，就为这一声叹息，心头忿忿，有点恨小王。谁请他来了？谁请他来了！可是璐璐到底又心软，小王像小孩子似的心实。璐璐好像也喜欢他，只嫌他略矮些；自己是个长条儿，跟他走在一起，娘带儿子似的，人家笑。

璐璐觉得自己好像更喜欢汤宓。他不知怎么的叫人撇不下。可是家里嫌他穷。母亲说学化学的一辈子不能做官。小王是学政治的，他父亲现是个大官，家里又有钱，小王脾气又好。据算命的说，璐璐和她母亲一样，都是官太太的命。璐璐自己也想，如果嫁汤宓，就好比和命运作对，不行。况且璐璐还想出洋呢。等美国的免费学额到手（璐璐正等着回音），路费和零用钱是父亲早答应了的。出了洋，谁还说得出——！

璐璐和小王差点儿订婚了。小王曾不远千里到璐璐家去见过她父亲；她父亲看了还中意，只嫌他不够气概。她母亲说不要紧，将来到三四十岁，留上胡子就神气了。璐璐喜欢他有趣，和

他一起玩，不会厌倦。他们是大学同学，小王比她高两班；两人原是溜冰场上玩熟的。小王毕业那年，他们一起玩了一暑假，照了好些相。小王在照片背面，细细密密记了许多不告诉第三人的回忆。璐璐觉得小王真心；他矮，璐璐也忘了。可是一开学，汤宓又来找璐璐。不知怎么的，汤宓就叫人撇不下。小王又待她这么好。真是愁死了璐璐。怎么办呢？留心把他们分开：这个周末跟汤宓玩，下个周末跟小王玩，他们还尽吃醋。这个周末该小王来，可是璐璐心上有事，正等着汤宓。

因为上礼拜她跟汤宓吵架了。也不是吵架：汤宓又向璐璐求婚，璐璐还是回答“不知道”——璐璐真是不知道自己愿意不愿意。汤宓说璐璐耍他，问了两年总说“不知道”；不爱他，就别理他，大家撒开手。璐璐哭了。她说：“又没请你来！”汤宓静静地等璐璐哭完，客客气气告辞一声，就走了。汤宓总是这样的，叫人又恨他，又怕他。过几天，他又连连打电话说要来——汤宓从不肯请罪。璐璐赌气，说有事，不要他来。不过——如果骂他、不要他来，他还来，不显得他更痴心吗？所以璐璐在等。

第二天风更大了。璐璐没精打采，胭脂也懒擦，胡乱抹些粉，也不穿高跟鞋，随便穿双青缎面薄底绣花鞋，懒洋洋地下楼去弹琴。不想才下半楼，就看见汤宓高大的背影；他正和林妈说话。他来了，璐璐倒又不高兴见他，扭转身想上楼。林妈却嚷道：“可不是张小姐下来了！”接着汤宓也回过身来。璐璐想起前星期的事不免又生气，把她那双善于瞪人的大眼瞪了汤宓两眼，无限委屈似的一步步挨下楼来。

汤宓冷冷地说：“有事吧？”

璐璐不理。两人默然进了会客室。璐璐坐下看着地毯，汤宓坐在旁边看着璐璐的侧面，大家不说话。窗外呼呼的大风，震得窗户格格楞楞响。璐璐心想，小王为她摔掉了牙，满脸紫肿，见不得人，她却陪着汤宓玩，心里七上八下地不安。面对着这一

个，却觉得对不住那一个。心上一乱，胃里又隐隐作痛。璐璐委屈地想：“你说我要你，你知道我为你们添了多少烦恼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我说胃气痛，你还笑，说我是孩子，哪来这大人的病——”汤宓的脚尖在地毯上轻轻打着拍子。璐璐回过脸，汤宓的目光正锋利地射着她。璐璐最爱他的眼睛，会说话；也最怕他的眼睛，能放出冷刺来直刺到她心上。因此她避开他的目光，垂下眼皮弄手绢儿。汤宓偏会赌气，尽看她，尽不说话。璐璐更怕他不说话。她不肯照例问“看我什么”，心上乱乱的，好像有许多蚂蚁在爬。

又是林妈推门进来：“张小姐，王先生电话。”

璐璐站起身。汤宓是醋罐子，也站了起来。

“对不起，打搅了。”他拿起帽子，躬躬身，一阵风走了。

璐璐满肚子气，手抖抖地拿起听筒。对方却是女人声音，是小王的表妹，怒冲冲地通知璐璐“小王在发烧”，又气急声促地问：

“小王摔得那么厉害，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怎么回事儿！我知道吗？”璐璐大怒，砰一下按上听筒，忿忿回房，躺着生气。

汤宓竟一去不回。有这种没道理的人！巴巴的冒着大风出城来，一句话不说又走了。这一走，一辈子也别再来！——只怕真的不来了。璐璐越想越气恼，又怨汤宓无情，又愁他真的从此不理她。她想起小王这位表妹，恨得牙痒痒地。暑假造谣说她跟小王订婚了，说她图小王有钱，大概就是她——一定是她！这会子又要她从城里赶来，管闲事讨好。

不到五分钟，林妈又跑来送个便条儿，小王在医院写的，请璐璐去瞧瞧他。璐璐只怕那位表妹还没走，又盼着汤宓回来，可是不理小王吧，又说不过去。她起来拢拢头发，失魂落魄地到医院去。

那表妹已经走了。小王靠在软枕上，拉璐璐在床头矮凳上坐下，捉住她的手，喃喃诉苦。璐璐看他没了门牙的嘴，紫肿的唇，颊上贴了纱布橡皮膏，一张脸着实可笑。小王数落着抽抽噎噎地哭起来，简直像孩子，怪可怜的。可是璐璐又忍不住要笑，又怕给人撞见，怪不好意思的。看着他哭，觉得自己心太硬，眼睛里挤不出半滴水，只好干抱歉。好容易小王不哭了，璐璐忙给他倒了一杯白水。小王接了杯子，感激得望着璐璐笑。两人很快地消磨了一个上午。

回来问问林妈，汤宓竟没有再来；等他电话，也没有。一天，两天，毫无音信。一个铅砣子压在璐璐心上，挪移不开。小王走，她也没送。第三天，汤宓寄来了双挂号的小包。璐璐脸色一变，拿了包飞跑上楼，锁上房门。完了！一切完了！汤宓把她的信全部退还了。拆开看，果然。英文信、中文信总共一二十封。璐璐不爱写信；写，也只寥寥几语。她看看包里只是自己的旧信，心直往下沉，身子疲软，伏在枕上，呜呜咽咽哭起来。许多亲密的往事又兜上心来。汤宓粗暴得可爱；奇怪的是他又能体贴入微。她去年病后回家，汤宓为她整理的小皮包，药棉、纱布、药水、药片……样样俱全。完了，现在都完了，剩下的只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心。大颗眼泪源源不断地滚出来，把枕头湿了碗大一块。她起来照照镜子，可怜，几天寝食不安，脸都黄瘦了。汤宓涮了她！不理她了！失恋……悲剧的主角……璐璐对着镜子又悲泣起来。她带着满面泪痕翻看自己寄出的金边洋信纸，看见写的称呼，又忍不住滚下泪来。狠心狠心的汤宓！璐璐由怨而恨，拿出他的小照，剪个粉碎；可是两张大的却舍不得剪，叹了一口气，塞在抽屉底里。可怜璐璐，伤心得饭也不想吃。

下一天是星期日。璐璐清早就起来，洗了脸，对着镜子，擦了两层粉，仔细匀上胭脂，画好眉，涂上口红，换一件深红色的衬绒袍，进城去看表姐。表姐和汤宓同学，汤宓和璐璐认识就是

表姐介绍的。

璐璐到了表姐那儿，表姐照例打电话找汤宓。汤宓冷冷地回说有事。璐璐嗔怪表姐打了电话。表姐盘问璐璐怎么回事，璐璐就瞪着大眼生气。表姐再打电话给汤宓，那边回说他有事出去了。表姐没办法，回房和璐璐对坐着，闷闷地嗑人家送给表姐的苏州薄荷瓜子。

一会儿，老妈子上来通知，汤宓在会客室等着她们。表姐笑着把璐璐拉下楼，推进会客室；自己不进去，站在门口，听见璐璐抖声说：“我不懂，你算什么意思？”接着汤宓过来轻轻关上门。表姐就回房，写自己的情书去。

好久好久，璐璐轻快的脚步上楼，小鸟儿似的飞进房来，两颊添了红晕，嘴角抖着余笑。问她话，支支吾吾不肯说，躺上床去装睡。半晌，璐璐坐起来，告诉表姐明天要回家。

“回南？”

璐璐点头。表姐对她看了好久，疑疑惑惑地说：“反正也弄不明白你们的事——几时回来？要请我们吃蜜糕了吧？”

璐璐嘴角往上一掀，满脸笑。停一会，很正经地说：“家里要是通不过，我不出来了。”

表姐说：“别装蒜了！姑夫什么不依你！姑妈不赞成，也不过嘴里说说。你一定要，他们又怎么样！况且他们又没见过你的心上人儿；见一面，准会中意！不过，哼！璐璐，你的洋可出不成了！”

璐璐认真了，睁大了眼睛。表姐说：“少瞪眼吧！将来出了洋，把那群留学生都瞪糊涂了，把你当奶油点心吞下肚去！汤宓准不肯放你出洋！”璐璐心上快活，啐了一声，又掀起嘴角笑了。明天汤宓要送她上车，约定她到家就写信给他。

晚上八点，璐璐回宿舍，林妈说王先生来了几趟，留下两包东西送她。一包是一盒糖，另一包是一大块百果糕。璐璐想明天

回家，这块糕还是送人吃了吧，就叫林妈搁在厨房里，蒸了请王小姐、李小姐吃，她明天要回家呢。正说着，林妈向她身后努嘴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小王站在背后摆手，一脸的笑。

“璐璐你好！约定了今天吃饭的，怎么躲了？”小王嘴已不肿，只是牙没镶好，说话有点漏风。

真的！怎么忘了？璐璐不好意思，瞪瞪眼说：“谁答应你了？人家有事。”说着话，两人已进了会客室。

“研究  $C_6H_{12}O_2$  去了？”小王上下打量着她，话里酸酸的。

璐璐瞪了他一眼：“我看表姐。”

“你明天回家？”

“谁说？”

“刚才不是你在说吗？”

璐璐不能抵赖，忍笑把脸一板：“回家有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能问吗？”

璐璐说：“大事。”

“一个人走吗？那位‘表姐’送？”

璐璐知道“表姐”指谁，赌气说一个人走，没人送。

“小姐，我能送您吗？”小王开玩笑，半站起，半躬着身子，眼里的表情像讨肉吃的小狗。璐璐看他笑得鼻子眼睛都挤到一处，嘻着没有门牙的嘴，心里起了一阵说不出的感觉，不由自主地坐远了些，不耐烦地请他别送，说有李小姐陪她进城呢。

“那么我到车站等你。”

扭缠不过，璐璐只得告诉他上午十点的车走，不过再三再四请他不要送。他们俩说了一会闲话，小王叫璐璐早点儿睡，满面笑容地走了。

第二天，小王买了好些水果、点心、糖食、罐头，到车站等候。左等右等，不见璐璐的影子；看看表，只差六七分钟就开车了。他心里焦急，又怕璐璐早已上车，叫脚夫拿着东西进车厢去

找。找遍头、二等，不见璐璐。难道她乘三等？火车轮子已经动了一下。小王想，还是补票到丰台吧。他自己抱着盒儿罐儿，提着两大蒲包水果，打算从火车第一节找到末一节。三等车里他碰到一个老同学，说是和璐璐同汽车进城的，看见璐璐在××大学下的车。××大学！不是去看汤宓吗？小王细细一想，恍然大悟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下车就回他工作的地方去了。

璐璐是乘下午五点的车动身的。

回家以后，父母都很奇怪，璐璐也不知怎样开口，只说回家过旧历年。转眼一星期过去，璐璐也不知道怎样写信告诉汤宓，愁得没办法。幸亏汤宓连着来了两封信，母亲看见××大学的信封就问：“你还跟那个学化学的来往吗？”这样谈起了璐璐的问题。

父亲还是上次的见解：女儿如果看清楚喜欢谁，他并不反对，只要不是糊里糊涂地着了迷，分不清好歹。母亲也是这样说。她说有那种男人会迷人；给迷昏了，觉得他一举一动都是好的，将来看穿了一辈子受气。况且璐璐是吃惯用惯的。她那次手边没多带钱，没让璐璐吃冰，璐璐回家不还发了半天脾气吗？这是终身大事，别昏了头，懊悔也来不及。

璐璐回家多天，心里渐渐清醒，听了母亲的话更清醒了。她可不是给迷糊了。汤宓有什么好？图他些什么？真的，她越想越觉得自己糊涂。小王的性格就比汤宓好得多，以前功课不错，现在做事也很能干，将来和他一块儿过，一定顶舒服、顶随心的。不像汤宓那样脾气大，爱使性子。璐璐对父亲母亲说，将来要远着汤宓了。学期就要开始，不能多逗留，而且突然离校，耽搁久了怕招人议论，她打了个电报叫表姐接，冒着冷，再不远千里赶回学校。

车站上只汤宓一人在接；表姐叫他接的。汤宓意定事情圆满，喜冲冲地一把捏紧了璐璐的手，埋怨她不早点儿写信。璐璐

避开了他的目光，局促不安。汤宓忙地招呼脚夫搬东西到汽车上去，扶璐璐上车，问她累得怎样，坐舒服没有。璐璐心不在焉，勉强敷衍。汤宓只当她累得没精神。汽车快要到学校的时候，璐璐照父亲教她的话对汤宓说：“请不要再来看我，那些问题都谈不到，我还要念书呢。”汤宓呆了，手都冷了，半晌，叹了口气，想说什么又咽下了，脸上结了一层冰，两人都默然。直到车停，汤宓帮她搬出东西，强笑着点点头说：“祝你幸福！”转身就走了。

璐璐心上惭愧；再想想，许多事也对不住小王，也许小王要怪她呢。回到房里，想不到桌上信堆里赫然有小王的笔迹。“一定埋怨我车站迟到了——只说我误了车。”她微笑着拆开信封。怪极了！怪极了！真有事？小王和他表妹订婚了。真是不要脸的东西！抢人家的！怪道要造她的谣言。璐璐恨恨地把那张订婚帖子扯成四片。“人心是这样难测！所以爸爸老说我太老实。”又气又羞又恨，璐璐忿忿地滚出泪来。想想方才汤宓的细心体贴，想想自己对他说过的话，十分懊悔，不该早说的。汤宓的脾气决不肯再来就她。璐璐觉得浑身没了着落，悬在半空中。定定神，再仔细想想，越觉得无边无际的空虚，思前想后，活着只是没趣。璐璐怔怔地坐着，长叹一声，再把桌上的信一一过目。

璐璐的手指又抖了。美国的来信！呀！她请求免费学额成功了！璐璐快活得心蹦蹦跳。她对镜掠掠头发，照照自己的脸。镜里一对大眼，似笑非笑地瞪着自己，好像不懂事地那样瞪着；能使懂事的人也不懂事。璐璐嘴角往上一掀，满脸甜笑。璐璐，不用愁！不用愁！

璐璐笑着，轻轻舒了一口气。

1934年9月19日



## ROMANESQUE

叶彭年把舅妈的一只钻戒、一只细钻石镶成的镯子去掉盒儿，包上些棉花，塞进一个旧信封，很谨慎地放在贴身口袋里。隔着外衣再摸摸，走近穿衣镜照照，衣服并不鼓起。他把领带拉拉直，一溜烟跑下楼去。客堂外面，抬头喊一声：“我不吃晚饭了！”不等有谁答应，逃也似的干他的要紧事去。

拐了两个弯，彭年想起陈家不远，几天没见令仪了，几分钟也好，这事要告诉她。

令仪好像正等着他。她穿一件淡青衣裳，越显得纤瘦苍白。彭年总不懂令仪为什么只讲究衣服鞋袜的贵重雅致，从不肯把自己打扮打扮。彭年自愧是俗物，喜欢令仪别那么淡。她在宴会上或逢喜庆大事，略施脂粉，显得清秀端妍；换上柔滑的颜色衣裳，衬出细软婀娜的身材，并不像平时瘦硬。也许她的美，是珍藏着有事用用，不肯家常消耗的。这时她挟着一本青面白线的书，站在阶石上笑，问彭年忙些什么，跑得满头是汗。

彭年没功夫上楼，只能在下面客堂里略坐一会。他很了不起地告诉令仪：舅妈赌输了，托他卖东西。

彭年专替亲戚朋友们跑腿。他不爱读书，不会对付抽象问题。可是处理事情，他有天才；又生成一副忠厚心肠，肯替人出力，不怕被利用。近来他偷做了几次生意，认识的人愈多，胆子也愈大了。叶太太直为儿子担忧，人长得比父亲都高大，心地却老实得像孩子。看他相貌俊秀，不像笨，却不肯念书，近来生意上认识了各等各色的人，舞场赌窟，时常走动，难保不被坏女人